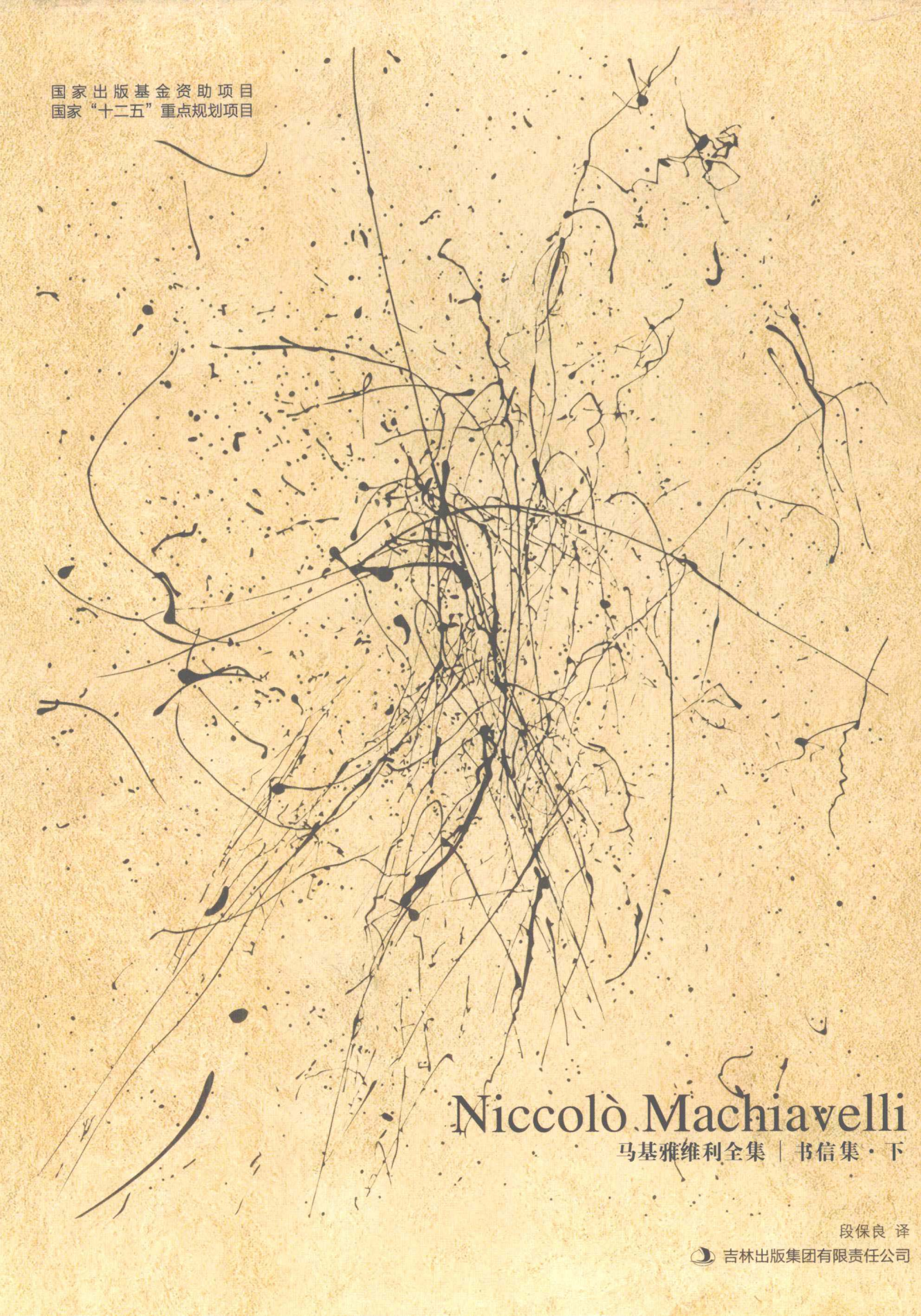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国家“十二五”重点规划项目



Niccolò Machiavelli

马基雅维利全集 | 书信集·下

段保良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马基雅维利全集

书信集 ①

段保良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信集：全2册 / (意) 马基雅维利
(Machiavelli, N.) 著；段保良译. — 长春：吉林出版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10
(马基雅维利全集)
ISBN 978-7-5463-7943-2

I. ①书… II. ①马… ②段… III. ①马基雅维利,
N. (1469 ~ 1527) — 书信集 IV. ①K835.467=3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3167号

书信集

作 者	[意]马基雅维利
译 者	段保良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刘训练
责任编辑	聂文聪
责任校对	顾学云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720mm × 980mm 1/16
印 张	57.5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shanyue.com/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圣夫亚美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7943-2 定价 196.00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513——年

1513年书信

1512年和1513年之间的冬季，梅迪奇政权在佛罗伦萨得以彻底确立。其在罗马的权力也得到了很好的巩固，因为2月20日，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去世，枢机主教乔瓦尼·德·梅迪奇旋即当选为教皇利奥十世。（为了庆祝这些喜事，马基雅维利写作了《狂欢节之歌》[*Canti carnascialeschi*]中的一首《蒙福精灵的歌》[*Degli spiriti beati*]。）据说利奥十世当选时曾说：“既然上帝把教皇的权柄赐予我们，我们就好好享用吧”。不过，梅迪奇党在佛罗伦萨的权力并非未遇到任何挑战。彼得罗·保罗·博斯科利在其朋友阿戈斯蒂诺·迪·卢卡·卡波尼的帮助下，策划了一起反梅迪奇的阴谋。博斯科利愚蠢到了极点，居然开列了一份他以为会与梅迪奇家族作对者的名单（马基雅维利在名单上），这份名单被梅迪奇家族的支持者发现后，马基雅维利立即遭到拘捕、刑讯，在暗无天日的地牢里关押了二十二天，最后于3月初被释放。两首戏谑而充满恳求之意的十四行诗即写于这个时期，这两首诗是写给梅迪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正式代理人朱利亚诺·德·梅迪奇的。在《狱中十四行诗》中，马基雅维利刻意炫耀自己的才智，暗示他是个文学艺术家，

而不是一个政治作家（例如他写道，他腿上的“脚镣”见证了“对待诗人之法”），最终他获得了释放。重获自由后，马基雅维利随即赠给朱利亚诺另一首十四行诗以示感谢。因为有证据表明，在人生已陷入绝境的这个时刻，马基雅维利试图博取梅迪奇家族的恩宠，以便他们能起用他，又因为找不到坚实的证据把他和那个密谋相联系，所以，人们认为他未必真的参与了阴谋。他感觉自己可能会永远被逐出佛罗伦萨的政治生活，这种绝望之情在书信208那句著名的话中有所吐露：“我不得不谈到政治”。此外，书信214表明，他坚定地断言自己是清白的。这段经历最终使得他回到他的农庄隐居，农庄在圣卡夏诺附近的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位于佛罗伦萨西南约16公里的地方。他在那里的生活，书信224中有沉痛的描绘，这封信是写给他的朋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写作日期为1513年12月10日，是他最著名的一封信。

在马基雅维利时运不济的时候，他的朋友韦托里却显得福星高照。1512年12月30日，韦托里受命前往罗马，与马泰奥·斯特罗齐和亚科波·萨尔维亚蒂一道，担任为期两月的佛罗伦萨驻尤利乌斯二世处的大使。韦托里刚开始担任该职务时，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多余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无权的人物（见书信207）。由于利奥十世上任，韦托里的职务一直延长至1515年5月。马基雅维利认为这是一个令人艳美的职位，据有这个职位的韦托里或许能帮他向梅迪奇家族要到一份差使，马基雅维利始终以为，自己有望能得到在利奥十世关照下已成为佛罗伦萨统治者的朱利亚诺·德·梅迪奇的青睐。马基雅维利还寄希望于弗朗切斯科的兄长保罗，此人以前就是梅迪奇家族的支持者，现为朱利亚诺的顾问，在梅迪奇家族的圈子里是一个受高度尊敬的人物。马基雅维利的乐观或许有些过头了，因为弗朗切斯科从他的兄长那里获得的唯一恩惠，不过是一个税收登记员的职务，登记佛罗伦萨教士应付给罗马的什一税。

韦托里交好运的时候，梅迪奇家族的返回给佛罗伦萨带来的短暂喜悦也达到了极点。不过，许多事情并不像看上去那样。诚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佛罗伦萨事实上已不再是一个追求其自身政治命运的独立实体，她早已陷入教廷及教会利益的庞大网络”（Bullard, *Strozzi and the Medici*, p. 73）。有些论者责备韦托里没有成功地为马基雅维利谋到一个职位；但他们没有看到该城在财政上支持罗马军事政略的新责任，以及弗朗切斯科的深切失望和挫折感。他道歉说：“抱歉我什么都给不了您”（书信207）。

罗马这时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利奥十世备受瞩目，他试图通过将其家族中的三人扶上权力宝座，巩固梅迪奇家族在全意大利的好运，这三人是：他的侄子即后来的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二世（1492-1519）、他的堂弟朱利奥、他的弟弟朱利亚诺。8月中旬，利奥关照洛伦佐当上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朱利奥·德·梅迪奇（1478-1534）于1513年5月就已被授予佛罗伦萨大主教的职位，9月又升任枢机主教。（朱利奥对马基雅维利晚年的生涯有重大影响：他于1519年成为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给了马基雅维利一些差事，其中最为众所周知的是1520年让他写《佛罗伦萨史》[1525年]；最后，在1523年，他成了倒霉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朱利亚诺·德·梅迪奇（1479-1516），是“豪华者”洛伦佐的小儿子，经常也被称为内穆尔公爵。利奥在梅迪奇族人中间维持权力平衡，就有必要安抚朱利亚诺，是年5月，利奥使之晋升为罗马贵族和教廷军队的统帅。由于朱利亚诺曾经是佛罗伦萨十人委员会成员，所以许多人依然认为他是该城在罗马的代表。不过，他作为内穆尔公爵的画像，以及在卡斯蒂廖内《侍臣论》（*Courtier*）中作为一个对话者的出场，均为传神之作：从气质上讲，他更适合做一个远离政治风雨的普通公民。

随着权力中心如今向意大利中部转移，又由于梅迪奇家族权力的巩

固，路易十二被迫重新考虑他在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尽管他多次领教过威尼斯的反复无常，他也只得去讨好那个共和国。3月下旬，他与威尼斯在布洛瓦签订了一份协议，诱使威尼斯退出神圣同盟。同时，他和“天主教徒”费迪南商定了为期一年的协定：奥尔泰兹条约（the Treaty of Orthez），签署于4月1日。虽然从表面上看，该条约并未涉及意大利事务（韦托里所说的“群山另一边”，见书信216），但意大利人对该条约与他们的关联却十分感兴趣。然而，费迪南并未把他的和解政策告诉英国的亨利八世，而亨利正准备让费迪南跟他一起进攻法国。4月5日，“天主教徒”费迪南、亨利八世、利奥十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梅赫伦（位于比利时北部）拟定了一份条约。但令马基雅维利和韦托里备感困惑的是，费迪南决定维持以前与路易十二签订的奥尔泰兹条约中的条款。费迪南的选择引出了长篇大论的敏锐的政治分析，从马基雅维利这一方来讲尤其如此。实际上，马基雅维利致韦托里信中显而易见的强烈兴奋之情，预示了他在《君主论》中对不久前的许多事例的分析。

奥尔泰兹条约让法国进退维谷，让亨利八世备受冷落。然而，亨利这时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冷淡支持下，继续为攻打法国作准备。当然，费迪南仍在不受约束地加强他对纳瓦尔的控制，这是他1512年夏天吞并的。此外，路易十二以为自己看到了意大利北部出现权力真空，于是引诱威尼斯参与他对米兰的进攻，这次进攻是由詹·贾科莫·特里武尔齐奥和路易·德·拉·特雷莫伊莱（著名的“无愧骑士”）率领的。随着这两支军队于6月6日在诺瓦拉战役中败北，路易被迫放弃他在意大利的图谋。不久后，他又遭到了另一次失败。亨利八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于7月初侵入法国东北，在皮卡第的特鲁昂之围和“金马刺战役”中均获得胜利，“金马刺战役”所以得名是因为，法国军队8月16日在几内盖特（今天加莱海峡的英几内盖特）仓皇逃窜，大批法国骑士的金马刺被缴获。

书信 204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致弗朗切斯科·韦托里

佛罗伦萨，1513年3月13日

呈弗朗切斯科·韦托里阁下

佛罗伦萨赴教廷大使

罗马

阁下：您想必已从保罗·韦托里处得知，在本城共同欢庆之际，我出狱了，您和保罗的所作所为曾使我盼望这一天到来，为此我要感谢你们。我遭逢厄难的漫长故事，就不和您说了，我只想说，命运女神干尽了一切让我遭难的事情。总之，感谢上帝，事情已经过去。我希望不会再遭遇这种厄难了，因为我会更加警惕，也因为时代会变得更加宽松，不会再如此多疑了。

您知道我们的朋友托托先生的处境。我恳求您和保罗对他施以援手。他和我只图一件事：让他当上教皇的仆人，成为教皇的家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请你们帮忙。

如果有可能，请让我们的主人记得我，以便他或他的家人可能会开始让我以某种方式效劳，因为我认为我会令您增光，做于己有益的事。

1512[3]年3月13日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于佛罗伦萨

书信 205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致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罗马，1513年3月15日

呈同道尼科洛·迪·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

佛罗伦萨

同道如晤：过去八个月来，我遭受了一生中前所未有的极度悲伤，有些是您不知道的。不过，当听说您被拘捕时，我感到无以复加的伤痛，我立即断定，您会受到毫无来由的酷刑折磨，后来的确如此。这让我悲痛到了无力对您施以援手的地步，出于您对我的信任，我本应帮您的，当令弟托托给我派来信使而我又无法帮您时，我感到莫大的悲哀。教皇当选的时候，我向他提出的请求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您被释放，我很高兴，这一请求已经兑现。我的同道，我务必在这封信里告诉您，面对这一迫害，您应该像面对加诸您的其他迫害一样，打起精神来，现在事情已经尘埃落定，那些人^①的好运已无可置疑，您应该期待，您不会一直默默无闻的。对您的所有惩罚已解除，我不知道是否要在这里待下去，如果要待下去，我希望您来这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事情一旦更加明朗，我就会给您写信，不过我怀疑我无须待下去了，因为我相信，有与我不同身份的人希望待在这里，我尽力而为吧。

我们的菲利波^②今天已到这里，从波吉邦西^③搭乘驿车赶了四天，累得

① 梅迪奇家族。

② 菲利波·卡萨韦基亚。（加埃塔）

③ 佛罗伦萨西南35公里外的一个镇。

筋疲力尽，穷得身无分文，今晚他不可能去觐见教皇了，因为乔瓦尼·卡瓦尔坎蒂^①先生不让他去。其余无话，唯向您问好。

弗朗切斯科

1512[3]年3月15日于罗马

① 教皇的家臣。（因格莱塞）

书信 206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致弗朗切斯科·韦托里

佛罗伦萨，1513年3月18日

呈弗朗切斯科·韦托里阁下

佛罗伦萨赴教廷大使

罗马

大使阁下：惠书令我忘记了自己所遭遇的一切不幸；尽管我十分确信您对我抱有的友爱，不过这封信仍令我十分受用。我对此不胜感谢，恳请上帝赐予我力量，使我能对您的大恩大德报效于万一，因为我可以这样说，我生命中所余之一切，都是拜朱利亚诺殿下和您的保罗所赐。至于面对命运女神，我希望您能从我的苦难中找到乐趣，我曾经是那么勇敢地忍受它们，我为此感到自豪，我认为我比自己所想象的还要更像个男人。如果我们的新主人认为不宜任我自生自灭，那我会感到高兴，一定会以实际行动让他们为我骄傲。如果他们觉得无所谓，我会像我来这里时那样过活。我出身寒门，早年就学会了如何忍受艰苦而不是享受奢华。您若是在那里待下去，我会在您觉得适当的时候，过来与您小住。总之，向您和保罗问好；没有其他话要说，我就不给他写信了。

我把有关菲利波的那段内容跟我们共同的朋友们说了，知道他已平安抵达那里，他们至为欣慰。听说乔瓦尼·卡瓦尔坎蒂先生对他们颇不看重，他们感到惋惜。他们思前想后，意识到小布兰卡奇^①对乔瓦尼先生说过，菲利波奉他兄弟之命，要为安东尼奥之子乔瓦尼^②向教皇陛下说情，

① 朱利亚诺·布兰卡奇。（加埃塔）

② 乔瓦尼·迪·安东尼奥·迪·巴蒂斯塔，因博斯科利阴谋受到牵连，被囚禁在沃尔泰拉城堡里。（加埃塔）

而这正是乔瓦尼·卡瓦尔坎蒂不愿意他拜见的原因。如果事情并非如此，他们会狠狠地责备朱利亚诺·布兰卡奇，因为他本不该火上浇油才是；如果事情的确如此，他们会责备菲利波采取这一绝望之举，所以请劝他接下来谨慎行事。请告诉菲利波，尼科洛·德利·阿利正在佛罗伦萨到处诽谤他，为了什么缘故我不知道；他公然无情地对他大加挞伐，闹得满城风雨。所以，菲利波要是知道是什么缘故，请劝他设法防范。就在昨天，尼科洛来找我，手里拿了一张名单，名单上有佛罗伦萨城里所有爱说闲话的人；他告诉我，为了报复菲利波，他要去把他们发动起来诋毁他。请您告诉他这件事情，给他提个醒儿；请代我向他问好。

从托罗马索·德尔·贝内到我们的多纳托^①，帮里的所有人都向您问好。我们每天都去造访某个姑娘以恢复活力，我们昨天在桑德拉·迪·佩罗家里，观看游行队伍。而且，我们要继续在这些全民欢庆中虚掷光阴，我觉得就像在做梦一样。再会。

佛罗伦萨，1512[3]年3月18日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① 多纳托·德尔·科尔诺（加埃塔）。托罗马索·德尔·贝内是十人委员会的秘书和信差。

书信 207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致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罗马，1513年3月30日

同道如晤：自从新教皇当选后，我收到了您的两封来信，收到了托先生的两封，他请我办的事情，您的第一封信已说到了，让我设法使他进入教皇内廷当差。圣座已经同意；但因为他已有之人数目众多，所以无论是他，还是数不清的其他人，均没有获得教廷财政部（the *Camera*）批准，因为那些神职人员说，内廷职务正在裁减，数量庞大的内廷成员坐吃俸禄，导致内廷职务无利可图。^①等最初的这阵风刮过去后，我会尽我所能，做再次的努力。我相信，同道，您心里一定会说，我在一个佛罗伦萨人当选为教皇时意外地成为大使，我肯定费尽了心机，却没有热情使某人进入内廷当差。我承认事实如此，而且都是我这方的缘故，但我不知道如何鼓起足够的勇气，让我变得对自己和其他人有用。^②我担任大使，初出国门时并不如意。一路上我总担心教皇尤利乌斯会死掉，我会当俘虏和遭受抢劫。我来到这里后发现，我根本无法和他说话，因为他也不希望和我说话。后来他死了；利奥教皇当选了，无论于公于私，这对我城及其公民而言本应该是件光荣而有益的事。不过，这件事对我而言肯定意味着一笔支出，我相信在我赚回这笔支出之前，就会另有他人接替我的位置。这么说来，我大概会付出尊严和500达克特资金。不过您知道，我会使自己顺应一切，努力对每个人好而不计结果如何。尽管年轻时我不懂得什么是匮乏，但作为老年人，我会竭力趋奉迎合。尽管我劝您直面命运女神，不

① 5月13日，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向他的兄长保罗指出：“如果您想想教皇有多少亲戚，多少仆人，多少朋友，您就会明白，从他手里得点什么，是多么不可能”（转引自Bullard, *Strozzi and the Medici*, pp. 74-75）。

②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于5月5日给保罗·韦托里写信说：“我在这里毫无用处，我不敢为我自己或为其他人向圣座请求最轻微的恩典。”（加埃塔）

过我能说服别人，却不能说服自己，因为我非但没有为幸运而感到骄傲，反倒因厄运而丧失勇气，变得对一切事物充满恐惧；如果我告诉您这些事情，我想您也有理由担心。在我看来，由于现任教皇当选，我城可保内外安全无虞。这种幻想早已在我头脑里生根了。在别的地方我和您说过，我不再希望继续理性地讨论事物，因为我常常发现自己错了。这次选举我们的人当教皇，尤其出人意料；我曾多次讨论过谁该当选，审视一个又一个枢机主教，发现他们很少有人够格，有人因为这个原因，有人因为那个原因，因此，要我料定谁能胜出，是不大可能的。此外，在我看来，西班牙国王，年轻、贫穷、亲戚多，手里有一个可让他变得难以对付的国家，想要一个软弱的教皇；皇帝也是如此。我认为，尤利乌斯曾为了钱而当选，尽管他卑贱而没有多少亲戚；锡耶纳^①因已年老，并不想见到这一结果；那不勒斯^②同样不想，除了因为年老之外，还因为他有很多的亲戚。不过，我这一切的讨论和理由都属无的放矢。他已在所有枢机主教的一致同意下当选为教皇；得到了皇帝的、西班牙的和威尼斯的大使们衷心赞同；得到了所有罗马民众的倾心拥戴；得到了奥尔西尼家族和科隆纳家族的盛情襄助；选举四天后，为了让他的幸福更圆满，他又解决了大公会议的首领圣十字教堂和圣塞韦里诺教堂^③；此外，罗伯托^④寄来的一封信说，笃信王陛下对此结果感到极为高兴，说鉴于这位好教皇已当选，他会竭尽全力安定局势，他那边绝不会在任何事上有负众望。所以，我的尼科洛，您

① 乔瓦尼·托代斯基尼·皮科洛米尼（加埃塔），锡耶纳的枢机主教，是教皇职位的一位潜在候选人。

② 奥利韦罗·卡拉法（加埃塔），来自那不勒斯的另一位潜在候选人。

③ 指枢机主教贝尔纳迪诺·卡瓦雅尔（圣十字教堂枢机主教）和枢机主教费代里科·桑塞韦里诺，他们二人在路易十二的鼓动下，于1511年在比萨召集了一届大公会议，欲废黜尤利乌斯二世。圭恰迪尼狡猾地说：“上帝或许已开始认可这届教皇选举了”，因为利奥十分轻易地控制了这两个持分裂论的枢机主教。圭恰迪尼进而评论道：“鉴于他们被依法解除了职务，拉特兰会议又批准了这一免职，所以他们不应该再穿着枢机主教的道袍行事了。”在他们去罗马的路上，桑塞韦里诺愚蠢地“指望教皇的仁慈”。两人“自愿去比萨，在那里受到礼遇，然后去佛罗伦萨，在那里被客气地俘虏了，所用的方法让他们根本无法逃脱，因为教皇正希望如此”（Guicciardini, *Storia d'Italia*, XI, 4, p. 1072）。加埃塔指出，这两名枢机主教于6月27日公开表示顺从教皇利奥。

④ 罗伯托·阿恰约利，佛罗伦萨赴法国大使。（加埃塔）

看好运气是多么重要啊，像我这样缺乏好运的人，简直一事无成。我已习惯于遵循这条法则；但有时在其他人的强迫下，我不得不做我不情愿的事情。但愿很快就能见到您，我正在考虑在乡间度过我的余生，以前我可不喜欢乡间的，不过现在我打算反道而行。无论我在何处，在乡村，在佛罗伦萨，还是在这里，我都一如既往地恭候您的差遣。对您几乎无可给予，我感到抱歉；因为我能力有限，而且从来不认为自己会有很大出息。我回来时会向您偿付马价，我相信为期不远了。

请代我向朋友们问好，尤其是乔瓦尼·马基雅维利和多纳托^①。其他不说了。向您问好。

罗马，1513年3月30日

弗朗切斯科，大使

① 多纳托·德尔·科尔诺。